

纪念苏东坡诞辰九百五十周年

三蘇散文

四川省眉山三苏博物馆 编
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

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（第十三辑）

纪念苏东坡诞辰九百五十周年

三 苏 散 论

四川省眉山三苏博物馆 编
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

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三辑

一九八七年七月

目 录

东坡生日是今朝	刘尚荣 (1)
纪念东坡断想	谭优学 (12)
“平都岂是为方平”	王兴平 (30)
读苏轼《神女庙》	周九成 (42)
千年文章守 恩德遗此乡	阎慰鹏 (54)
我行西北隅 如同月半弓	朱玉书 (75)
苏轼和常州	李奇雅 (81)
简论苏轼黄州词的旷达	罗建平 (93)
苏洵夫妇墓及王弗墓	彭泽良 (100)
苏轼的家庭与出生地址初探	叶 权 (103)
苏轼散文研究之我见	徐安怀 (110)
从苏诗看苏轼的个性	曹方林 (117)
浮云扫尽, 但挂孤月	周清泉 (128)
关于洛蜀党争	谢 谦 (158)
人生悲欢几多愁	熊朝东 (164)
子美、东坡所赋《石屏》诗之比较	张海滨 (172)
论东坡词的主体意识	蒋哲伦 (178)
苏洵文讲录	吴忠匡 (196)
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	王水照 (203)
明清时代三种眉山刻本概述	胡惠芬 (218)
编后	(227)

东坡生日是今朝

——为纪念苏轼诞辰950周年而作

刘 尚 荣

一、李委吹笛谱新曲

元丰五年壬戌（1082年）十二月十九日，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的苏轼，怀着“我穷交旧绝”的感慨，孑然一身，来到赤壁矶下^①，一面踞高峰而俯鹤巢^②，一面借酒浇愁。虽有新结识的郭遵、古耕道陪伴，江边冬景也别有天地，苏轼却只觉寂寞冷清。忽然从江面传来悠扬悦耳的笛声。粗通乐理的郭、古二客对苏轼说：“笛声有新意，决非俗士所为。”派人探讯，回报说是素昧平生的进士李委，风闻今天是东坡生日，特作新曲《鹤南飞》奉献给苏轼。招呼他前来相会，竟是位青巾紫裘腰别短笛的儒生。他先演奏了《鹤南飞》，接着又吹出几支节奏明快、高亢激越的曲调。嘹亮的笛声穿云裂石，惊心动魄。坐客皆喜，举饮满杯，纷纷醉倒。这时李委从衣袖中取出一幅嘉纸，对苏轼说：“我对先生一无所求，得赐一绝句就心满意足了。”苏轼笑着答应了，随即挥笔题诗曰：

山头孤鹤向南飞，载我南游到九疑^③。

下界何人也吹笛，可怜时复犯龟兹^④。

陌生人自发地为东坡祝寿，这在文献记载中是第一次，也是苏轼生前绝无仅有的一次。这段生活中的小插曲，发生在苏

轼贬官“靠边站”之时，意义非同小可。清人翁方纲诗云：

“穿云一曲横江笛，只乞坡翁幅小诗。”它表明苏轼虽是政治倾轧的牺牲品，但人民并未忘记这位时代的歌手，也不把他视为待罪之人。理解和关心对彷徨反思的东坡无疑是莫大的安慰。因而他在诗中以孤鹤南飞、载游九疑的奇妙构思，发展了《赤壁赋》中“羽化而登仙”的幻想，寄托了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凄凉，表达了对吹笛者李委的感激赞赏。而诗的格调，与诗人同时所作《卜算子》词的“缥缈孤鸿影”，“有恨无人省”，《临江仙》词的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之类，可谓如出一辙，异曲同工，都是黄州时期苏轼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。归隐或游仙的遐想，正是对冷酷现实的抗议。

赤壁矶下巧遇李委，使苏轼在困顿中得遇知音，从而二人结下深情厚谊。后来李委将离黄州，特来辞别。苏轼再与他同乘小舟载酒游于赤壁下，酒酣李委吹笛，几曲过后，风起水涌，大鱼皆出，山上栖息的鹤也为之惊起，苏轼游仙之梦更为之唤醒。他又一次萌发了怀古之幽思，追念起曹操与周瑜，赤壁战火，历历如昨日。诗人心潮澎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忧国忧民的苏轼，从李委的笛声中得到启示，从千古风流人物的丰功伟绩中受到鼓舞，他终于从逆流中奋起，大胆迎接了命运的挑战。

二、苏斋瓣香有遗篇

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在苏轼诞辰七 七 〇 周年时，清代著名的书画收藏鉴赏家翁方纲（1733～1818年）写了一首追念苏轼的七古，题目是《十二月十九日拜坡公生日

题钱裴山所作《李委吹笛图》》（见《石画轩草三》）。钱氏画东坡诗意图，脱稿于乾隆癸丑（1793年），翁方纲有诗记其事。这次专为“拜坡公生日”再题诗，现节引如下，可视为《鹤南飞》曲的新歌词：

年年我梦赤壁矶，掠舟缟鹤凌云飞。
欲写江湾研屏底，迷茫幻境是又非。
钱子昔使湘漓路，意想临皋云树。
欲摹江船鹤笛图，每怀二客攀游处③。
此诗待画画待诗，今来苏斋乃画之④。
七百廿有五载后，腊月十九筭脯期。
电光十二转壬戌，“元符”之误王非施。
.....。

鹤飞不比舟中梦，鹤笛无烦客追蹊。
真诗唱出箫玉鸣，何用洞箫与瓶笙。
俯巢自响鸾鹤语，长啸定骇鱼龙听。
即今腊雪盆梅际，犹和穿云裂石声。

可以认为这篇古风是翁方纲对东坡《赤壁赋》及《李委吹笛诗》的形象解说，耐人寻味。

苏轼谢世后的宋金元明时期，纪念苏轼诞辰举办文人聚会者实属罕见。唯有清一代大批学者推重苏轼，每年腊月十九日为东坡设祭，饮酒赋诗，几成传统盛典。开此风气者是诗人宋荦⑤，步其后尘者有毕沅⑥、阮元⑦、冯应榴⑧等，尤以翁方纲最为积极热心。

翁方纲于乾隆癸巳（1773年）十二月购得宋刊《施顾注坡诗》三十一册，即宋荦所得之毛氏汲古阁旧藏残帙，遂据

以撰著《苏诗补注》八卷，并以“宝苏室”自题屋匾，由此走上研究苏轼的征途。他一生刻意收藏苏轼的墨迹、碑帖、书画、真像、文集刊本等极为丰富，皆逐一鉴别，反复考辨，潜心钻研，可谓髯苏的隔代知音。更有趣事一桩：年年腊月十九时摆出宋刊《施顾注坡诗》以祭奠苏公，年年有诗。今据《复初斋诗集》摘举一二：

癸巳（1773年）冬：《买得苏诗施注宋刊残本即商丘宋氏藏者》诗，记述《施顾注坡诗》宋本概况。

乙未（1775年）：《苏文忠公三像》诗，题咏宋李伯时画金山像、明南海朱宪画广州小金山像、宋赵子固画研背笠屐像等三幅东坡画像。

癸丑（1793年）：《苏斋图》公开标榜“年年作生日，此斋长姓苏”。（案翁方纲藏书处的匾斋之内曰苏斋，翁氏晚年亦自号苏斋）。

甲寅（1794年）：《得辛亥腊月冯星实（应榴）少卿斋中作东坡生日所题石铍卷诗补和》、《音田为我作苏斋图次韵奉酬》是纪念苏轼与友人唱和之诗作。

戊午（1798年）：《十二月十九日雪中作坡公生日二首》自注云：“昨访景定重刊施顾注本于浙中，而冯星实书来，言西湖上新建苏祠，将于每岁腊作先生生日于此，故欲属蕴山绘图相寄也。”

庚申（1800年）：《十二月十九日拜坡公生日，适黄秋庵以所藏苏米诸贤像册寄来，属为摹山谷像于内精灵会合，奇哉赋诗记之，兼寄秋庵》；

甲子（1804年）：《十二月十九日苏斋拜先生真像三

首》、《是日又题坡公真像轴后》、《又题嵩阳帖后》以上诸诗鉴别了苏轼像与嵩阳苏帖。

乙丑(1805年):《十二月十九日始装研屏写样于卷即题苏斋图后二首》、《再题乐毅论二首》、《又题四首》。其中对《乐毅论》的考辨值得重视。

丙寅(1806年):《十二月十九日拜坡公生日,适友持宋拓米摹王略帖相质,予审定是重摹石本因题苏斋后》。

丁卯(1807年):《十二月十九日拜坡公生日题钱裴山所作李委吹笛图》、《是日又题吴兰雪诗舫所摹帖》。

丁丑(1817年):《兰卿借苏斋,笠屐像并偃松屏赞卷、集同仁作坡公生日求赋诗》、《笠邻同日作坡公生日求赋》,这两首长诗写于翁方纲辞世前一年,也是他最后一次为东坡生日做纪念。他原来有个规划:“昔尝约梧门编辑从来作坡公生日诗,自宋漫堂(莘)绵津山馆、及予苏斋、并毕秋帆(沅)终南草堂、阮芸台(元)杭州苏祠诸什也。”后因翁学士去世,此书未编成,令人遗憾。

以上信手拈来的几条材料,说明翁方纲是自觉地有意识地于每年腊月十九日约聚同仁,吟诗撰文,以纪念东坡诞辰的形式,推动苏轼研究向纵深发展。当时并无“苏轼研究学会”,但这种纪念活动,以诗会友,促进学者深入思考,精心鉴别,勤奋著述,共赞坡公。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,有些至今仍存资料价值与指导意义。

三、莞圃夜诵和陶诗

一部宋刊《施顾注坡诗》残帙,激发起翁方纲研究苏轼的热忱,导致一系列有关苏诗、苏文、苏画、苏书、苏帖等

考辨性文字传世。无独有偶，与翁方纲同时稍后的版本学家黄丕烈（1763～1825年）也是被《施顾注坡诗》宋刊残卷引向同一条治学之路的。

黄丕烈号尧圃，一署复翁，清吴县人，乾隆戊申举人。喜藏书，购得宋刻百余种，学士顾莼颜其室曰百宋一廬，顾千里为之赋。有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，言古书源流甚详。

黄丕烈曾在京城翁方纲处得见《施顾注坡诗》宋刊本三十一册。后来听说同郡周锡瓚之香岩书屋另有该书宋刊本之第四十一、四十二卷，系全部完整的《和陶诗》注，自可单行，遂有藏购之志。嘉庆十六年辛未（1811年）立冬日，书画家潘亦雋老人邀黄同游天平观红叶，顺访香岩主人，共谋“借观”了宋刻《和陶诗》施顾注本。在潘老丈怂恿下，重金购买了此书，当收进宝贮宋刻两陶集的“陶陶室”中^⑥，成为百宋一廬之盛事。黄丕烈偶将此书与康熙间宋荦宛委堂翻刻的施顾注本对勘，意外发现后者之“注语竟无一首完全者”。妄人删改以至失真，使黄“益信宋刻之可贵”，并斥宛委堂本“可覆酱瓿”。黄丕烈第一个揭示了宋嘉定原刊本《施顾注坡诗》之和陶卷的版本价值与资料价值，从而引起学术界与藏书家的广泛关注。

黄丕烈将此册《和陶诗施顾注》本重装入槧，连题三跋，视若珍宝。辛未腊月十九日适逢苏轼诞辰七百七十五周年，黄丕烈特地造访潘亦雋，大约是为让这位老前辈分享他新获宋刊《和陶诗》注本的喜悦吧。不料潘已赴友人招，为东坡生日修瓣香之祝。他猛然想起翁方纲岁例于今日陈书设筵，邀朋侪为文字之饮，致祝髯苏。潘老丈去参加这类纪

念活动，促使黄丕烈萌生了“重修此典”的心愿，遗憾的是因争购善本而陷入困窘的黄丕烈，心有余而力不足矣。当晚尧圃回到陶陶室，独居寡欢，遂别出心裁，“请”出刚入藏的宋刊《施顾注东坡和陶诗》二卷，讽诵一过，并题四绝句于书后：
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愧未焚香与奠椒^⑤，
却羨苏斋翁学士，年年设筵话通宵。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一老冲寒赴友招^⑥，
闻道春风来杖履，凌云志气正飘飘。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我独闲居苦寂寥，
但把和陶诗熟诵，樽无浊酒也愁消。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助我清吟兴转饶，
谁复景苏同此意^⑦，县桥人又忆花桥^⑧。

几天后潘氏获悉黄丕烈专程拜访而未遇，又见到黄的四首题诗，遂用原韵奉和，也写在《施顾注和陶诗》卷末：
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冀北苏斋岁奠椒，
何以宋廛人独坐，和陶一卷咏深宵。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有客城南置酒招，
早觉春风来杖履，篆烟浓傍鬓丝飘^⑦。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可有朝云慰寂寥？
想到六如亭下路^⑧，弯风暖处雪全消。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斗室长吟兴自饶，
善本流传期共赏，一瓿拟致县东桥^⑨。

四、眉山盛会更无前

自从1980年在四川眉山成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以来，有

关东坡思想与作品的研究取得巨大成果，苏轼著述及有关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出版工作也有长足进展。各地苏轼纪念馆、博物馆亦应运而生。在令人欣慰的形势下迎来了苏轼诞辰九百五十周年。

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那神奇的宋刊《施顾注坡诗》。全书四十二卷外年谱一卷，施元之、施宿、顾禧合撰而诗人陆游为之序，其注文资料丰富，编年胜于分类，年谱各受关注，雕印极为精良，实乃“人间奇宝”。然而宋萃、翁方纲收藏的嘉定原刊本三十卷，传至民国间只剩十九卷了，今存台湾。黄丕烈旧藏的《和陶诗注》二卷递经海源阁杨氏父子及天津周叔弢而传入北京图书馆，与缪荃孙旧藏的四卷一起成为奇零秘本。美国翁万戈则得家传之郑羽景定间补刊本三十四卷，今存纽约。施宿《东坡年谱》钞本仅存于日本。今将三国四方所藏的宋刊《施顾注坡诗》合编，缺卷用日本《四河入海》补辑，则可编成《增订足本宋刊施顾注东坡诗》全帙，其影印本不久即可与关心该书命运的广大学者见面了。这应是对苏轼的最好纪念。

黄丕烈旧藏的《施顾注东坡和陶诗》又有独立研究价值。我曾建议把它与南宋黄州刊印的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》四卷合刊影印，肯定也是广大苏轼爱好者所欢迎的。计划未落实，于心不安。

回顾我研究苏集版本的艰难历程，正是从考证宋刊《施顾注坡诗》迈出了第一步。值此苏轼诞辰九百五十周年之际，无意效法苏斋供奉《施顾注坡诗》宋刻本开筵宴客之惯例，唯借复翁《东坡生日》诗题，不揣固陋，次韵四绝，

做为拙文的小结：
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寒士蜗居无桂椒，

但爱苏集珍善本，穷源辨伪度春宵。
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巴蜀相知折简招，

“傅干注坡词” 侵梓^①，数年憾事逐风飘。
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“资料汇编”慰寂寥^②，

最是宋刊施顾注，复原有望虑全消。

东坡生日是今朝，盛会高朋诗兴饶，

苏氏文章擅天下，峨眉虹起漫成桥^③。

【注】：

①赤壁矶：在今湖北黄冈县城北，屹立江滨，山形截然如壁而有赤色，故名。

②鹄(hú)：鹰隼类猛禽。

③九疑：山名，又称苍梧山，在今湖南宁远县南，相传虞舜葬于此。

④龟兹(Qiū cí)：九部乐之一。元稹《连昌宫辞》：“逶迤大遍凉州切，色色龟兹奏录续。”犯，词曲移宫换商谓之犯调。诗意谓李委吹笛“快作数弄”，换为西域曲商调。

⑤二客：指郭隗、古耕道。

⑥苏斋：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翁方纲移居于大绍潘家河沿，始以粤东所募勒苏米二石嵌于斋壁，匾曰苏米斋。后翁氏自号“苏斋”，撰《苏斋小草》。

⑦原注：“误作元符五年者乃冯山公沿王注林之失耳。”案冯山公名景，为清委宛堂刊本《施顾注苏轼·续补遗》卷作补注；王注本指明末茅维芑阁刊行的《王十朋集百家注分

类东坡诗》。

- ⑧宋莘（1634～1713年），号漫堂，清初诗人，有《绵津山人诗集》收得汲古阁旧藏《施顾注坡诗》残帙后，交邵长蘅等人为之补注，此即委宛堂本。
- ⑨毕沅（1730～1793年），号秋帆，室号终南仙馆，著名学者，有《灵岩山人诗集》等，
- ⑩阮元（1764～1849年），号芸台，著名学者。
- ⑪冯应榴（约1740～1800年），字星实，撰有《苏文忠公诗合注》，曾潜心搜求《施顾注坡诗》之景定间补刊本。
- ⑫陶陶室：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仲秋，黄丕烈喜获汤汉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四卷宋刊本；此前又尝得虞山毛氏旧藏《陶靖节诗集》十卷宋刊本。黄丕烈因名其所居曰“陶陶室”，王芑孙有《黄尧圃陶陶室记》记此盛事。
- ⑬莫椒：《楚辞·九歌·东皇太一》：“奠桂酒兮椒浆。”谓以椒置浆中，取其馨烈，用祀神灵。
- ⑭一老：指潘亦隽（1740～1830年），号榕皋，乾隆进士。工行楷篆隶，善画山水，画兰尤得天趣。著有《三松堂诗文集》。年九十一而卒。
- ⑮景苏：宋刊《施顾注坡诗》（和陶诗卷）似为绛云楼烬余之物，后经季振宜传至马谷处，徐用锡（画堂）为之题序，并怂恿马影印该书，并“愿佐校讎之役”，因故未果。此书再传至周锡瓚处，藏之四十年而不知其贵。再传至黄丕烈手中，欲景刊而力不从心，故想求“外援”。
- ⑯县桥：黄丕烈于嘉庆壬戌（1802年）迁入吴县县东桥新居，遂自号县桥小隐。花桥：清顾迨禄之号，以古文辞鸣于

时，从沈德潜学诗并代撰某些应酬诗。有《琰堂诗话》等。

①⑦篆烟：盘香的烟缕。苏轼《宿临安净土寺》：“闭门群动息，香篆起烟缕。”

①⑧六如亭：苏轼侍妾朝云卒于惠州，葬于西湖孤山麓，墓上立六如亭。清嘉庆间林绍龙手集《金刚经》句题曰：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；如梦如幻如露如电如泡如影。”

①⑨一瓶：清顾之逵（1765～1835年），字抱冲，嘉庆时吴中藏书家，有《一瓶录》。

②⑩《傅干〔注坡词〕校证》，刘尚荣点校，即将由巴蜀书社出版。《苏集版本丛考》亦于今春脱稿送审。

②⑪《苏轼资料汇编》，四川大学唐宋文学研究室集体编撰，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。予任责编。

②⑫苏轼研究学会同仁欢聚眉山，三苏博物馆牵线搭桥，联络诸贤，功莫大焉。当以诗留念。

主要参考资料：

《施顾注坡诗》嘉定原刊本残帙（北图）

《施顾注坡诗》郑羽补刊本影印本（台湾艺文印书局影印本）

《苏轼诗集》及《苏轼文集》（孔凡礼校本，中华书局版）

《复初斋诗集》及所附《翁氏家世略记》

《复初斋文集》（翁方纲撰）

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（黄丕烈）

《藏园群书题跋记》（傅增湘）

《黄芑圃先生年谱》（江标撰）

《苏诗编年总案》（王文诰）

纪念东坡断想

谭 优 学

我觉得川西平原从江油的青莲乡，到乐山的沙湾，左边群山巍峨，到此止步；右边弥迤平原，河流灌溉，锦绣园田，民康物阜，号称陆海天府，是当之无愧的。它孕育了源远流长、自成体系的巴蜀文化。李白惊叹：“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！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”虽系诗人的夸张之词，证以今天在广汉出土的铜雕塑真人般大小的头像，椎髻左衽，是三千年前的创作，历史用实物作证了在这片土地上，早就存在着独立发展的蜀国文化。它和关中隔着巴山秦岭，应该没有受到周民族文化的影响。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，从我国文学史纵的宏观角度看，诞生过伟大杰出的作家，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，真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呢。“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”，不会没有一些关系。秦惠王灭蜀，张仪筑龟城，李冰为蜀郡守，华夏文化大量进入蜀中，到文翁治蜀，中原文化和蜀国文化融而为一，这山川灵气，民俗风物，开花结果，孕育了杰出的辞赋家司马相如、扬雄。不能否认他们是汉赋的主要作家，从文学角度反映了汉帝国宏伟强大的声明文物，确立了这种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而他们是成都人。诗史上两颗巨星之一的李白，是诞

生在江油青莲乡的。二十五岁才出峡。另一巨星杜少陵“十暑岷山葛”，也在蜀中生活了十年。三苏，特别杰出的东坡苏轼，是诞生在眉山的。也是二十几岁才离开故土的。号称明代渊博第一的文学家、学者杨升庵，是新都人。伟大的革命家、文学家、诗人、学者郭沫若，是乐山沙湾人。空间由北到南，时间由西汉到当今。司马相如、李白、苏轼、郭沫若，这么凑巧，是绵延数千里的文学山脉的四座主峰，是文学长流中的四重巨浪。

时代越早，交通越不方便。地区封闭性的文化对该地区人民的影响越大，这是生活中的常识。不能说“地理环境决定论”没有它的道理。前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。荆楚文化和华夏文化原是两个系统。即以华夏文化而论，也还可分为邹鲁文化、三晋文化、燕齐文化三支，是不是还有个秦陇文化呢？就形成了汉民族文化。尔后在神州大地川西这一隅，就诞生了含英咀华、足以代表汉民族文学传统的前面所举的几位大师。

郭老是新文学家，不在本文“断想”之内，我就不“断想”他了。可以说长卿、太白、东坡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，都是这片土地将他们哺育大的——从物质到精神，从体魄到心灵、学养、才华、胸襟、气度，基本上臻于成熟，才飞出夔门，飞向祖国大地。怎么能不感谢哺育过他们的这片土地呢！长卿曾高车驷马还乡，“喻巴蜀”父老报效君国；太白也是“三春三月忆三巴”，未能忘情蜀国子规、峨眉山月；东坡“故国神游”何止一次，慨叹“我家江水初发源，宦游直送江入海”。故国对他们多么情深啊，虽然他们未能首

丘、归根，回到故乡的怀抱，故乡的人民，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。今年是东坡诞生九百五十周年纪念。在一片“全盘西化”，传统文化——当然包括文学——“无一足处”的喧嚣声中，我们还是要怀着对东坡的崇敬眷恋之情来纪念他。

不妨比较一下，“长卿辞蜀多文彩”，鲁迅也说他“自抒妙才，广博宏丽，卓绝汉代”，“然其专长，终在辞赋”（《汉文学史纲》）。太白是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，而其他文体则非其所长。至于东坡在宋代，以言文，则“苏海韩潮”，与唐韩愈并称，其余二苏、欧、曾、王等，都略逊一筹；以言诗，亦两宋第一；以言词，则拓其表现领域，为豪放派之祖，复多婉约之作。以言“小文”，笔记、题跋、书简、随笔，无一不佳，且书画艺术，亦所优长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东坡在当时可谓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全能作家。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。

东坡所处的“积贫积弱”的北宋时代，虽然他政治上比较保守，反对王安石变法，这是缺乏全局观点，而新法的推行者，也确有大不当人意之处。但他并不反对变，他主张由渐变到质变。变而善者，他是坚持的。司马光上台，尽废新法，其中免役一项，有便于民，他就力争不废，而司马光横蛮固执，非废不可，东坡气忿地骂他为司马牛。可见他是站在广大人民立场上的，所以他在作地方官时，在可能范围内总是为人民做好事，兴利除弊。在徐州的防汛，在杭州的浚湖筑堤（苏堤），就是例子。可算是一位循良的地方长官。过去四人帮搞什么儒法斗争史，把东坡派为儒家，骂得一塌糊涂，当然已成过去，并未有损于东坡的一根毫毛。而跳梁